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没有读过亦舒，亦舒早在我们的意识里。不然她也不会被封号“祖师奶奶”。虽然，简·奥斯丁才是。不过也不用依赖名著，情感要精打细算，现代人唱一首流行歌也能深得真传，或精髓。

看《物质主义者》（Materialist），会想到《美国杀人狂》，那是优皮（YUPPIE）崛起所催生的物质 / 名牌社会启示录。小说后来拍成电影，由女性导演操刀，连环杀手的血腥行径变成控制狂闹剧。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 20 年代，人由需要名牌发展到自己必须成为 IP，前脚愈是极速后腿愈跟不上来，《物质主义者》的第二男主角都认了，钱可赚，容可改，就是人没法爱，因为有生之年没有被爱过。

父母忙着为两餐，父母的父母更是。生存是前提，便只能以条件衡量付出多少。下一代前途是光明或黑暗，取决于身上可有优良基因，婚姻对象讲求男财女貌也许会有过去一天，但不代表那不是女财男貌的风水轮流转。性别权力换班，但游戏本身没变。

媒人是求偶的中介，负责信息搜集、消化、重组，本来便适合由机器出任。但《物质主义者》从未提及高科技在片中的角色与影响，致使利用年龄焦虑、性别刻板印象，来合理化婚姻市场化的媒人 Lucy，身陷“能医不自医”的两难：她跟她的客户都是女性，所犯的第一个错误，就是把“麒麟男”留为自用。“金牌冰人”本来绝对免疫的诱惑，

爱情也要精打细算

到头来证明了真爱不是幻想，Lucy 必须改行，我们才相信婚姻才有未来，人性才有希望。

《物质主义者》中的 Lucy，工作时还在使用小记账本而不是计算机，暗喻未来和希望，只是属于和她一样的“史前物种”：电影以洞穴时代开始和收尾，说明女性需要的安全感，从来不是大世界中的搜寻，却是小天地中的等待，所以，问题只在接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。“我们爱着的是一些人，而我们结婚生子的又是另一些人。”亦舒金句的

真谛，可以是无奈，也可以是智慧。天荒地老，不过如此。

这是第二次看 Celine Song 的电影。作为剧场编剧出身的电影导演，最擅长也最被看重的，是对白。《从前的我们》如是，《物质主义者》亦如是。表面上美国电影都以对话为主，但 Song

的分别，仍是相当明显。即便跟从头讲到尾的伍迪·艾伦也大相径庭。

Song 不喜欢她的电影被“小鸡片”（Chick Flick，小姐电影）标签。她的电影当然不是，她的新作并不叫《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你之眼睛不要再盯住手机了》。《物质主义者》既然开宗明义，两个人谈的就是交易，只不过，这场交易，又冠上了约会之名。交易般的约会，约会式的交易，怎么谈？而 Celine Song 没有忘记，她在当中正是“那个媒人”，被她撮合的双方，一个坚信面包，一个坚守爱情，都坐在银幕下，可以是立场坚定，也可以是正在拉锯的——我们。■

钱可赚，容可改，就是人没法爱，因为有生之年没有被爱过。